

## 从寨山摩崖石刻说开去

孙忠强

萌生探访寨山的念头由来已久。记得曾在央视的某个栏目中看到过“寨山摩崖石刻”的镜头，解说员介绍说与清康熙年间的鲁南“郟城大地震”有关……

成行前，笔者也算是做足了“功课”，专门翻阅了《峄县志》：“其首山曰寨山。县南六十里，形势高峻，状如釜覆，四周有巨石（上有寨，传为梁武帝所筑，名压（压）鹊寨）。”“西

岩侧一石井（传为武帝所凿，深三丈，中有黄石，粗如儿臂，长尺许，有细孔，水自出，可饮数百。咸丰、同治年间，村人击去之，水遂涸，遂成智井）……”字里行间皆是山险寨古、林密泉沛的写照，未查询到半点有关寨山记载“地震”的历史信息。

冬日暖阳下，我们抵达江苏省邳州市的寨山脚下，蹭过丛生的蔓草，拨开带刺的荆

棘，翻越石墙壕沟，在悬崖陡壁间寻找羊肠小道……

时近中午，几经周折，在残破的灵官殿和碧霞宫之间的西侧悬崖下，我们终于找到了那片令我们心驰神往的——寨山摩崖石刻。在钢筋水泥铸成的“保护亭”内，字迹漫漶处可辨之字甚少。好在当地出版的《燕子埠镇志》已有收藏，现抄录如下：

戊申季夏，山东同时地震，房屋倒塌，压死人民不可胜数。较之嘉靖年压死王槐野、韩苑洛、马伯循之变为更甚焉。清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时地震，丙午举人雷亨坤书，本山主持道士栗教成勒。

经查阅有关资料表明，寨山摩崖石刻记载的地震，是公元1668年7月25日晚8时，发生在苏鲁交界处的一次特大地震。震中地区位于山东省临沂市郟城一带，故称

“郟城大地震”，震级为8.5级，是我国境内发生的3次8.5级以上地震之一，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特大地震之一。

这次地震影响范围很大，南至浙江、江西，北至河北、辽宁，西至山西等省，东至隔海的朝鲜半岛，波及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。其中，郟城、临沭、临沂、莒南、莒县、沂水、新沂、宿迁、赣榆、邳州等150余个县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。

据资料记载，地震发生时，由于地表剧烈升降，部分地区被水大面积淹没，而苏北赣榆县海滩猛烈隆起，致使黄海海水退15公里多。

由于地震的原因，黄河于花山坝决口，水淹邳州旧城。直至清康熙二十三年（公元1684年）时，邳州大部分城区仍浸泡在水中。时任知州孙居湜奏请朝廷，在旧城西北一百二十里处艾山南五里的洪福山下，用四年时间建起一座新城。清康熙二十九年（公元1690年）迁州治于新城，名“邳城”。邳城作为邳州的政治中心，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4年10月，邳县政府驻地迁至今运河镇。

郟城大地震致使百姓5万余人遇难，死尸遍野，多数不能殓葬。郟城县令马可参有《灾民歌》诗曰：

郟城野老沿乡哭，自言地震遭荼毒。

忽听空中若响雷，霎时大地皆翻覆。

或如奔马走危坡，又如巨

浪摇轻轴。

忽然遍地涌沙泉，须臾旋转皆干没。

开裂缝堦陷深坑，斜颠倾侧难驻足。

阴风飒飒鬼神号，地惨天昏蒙黑雾。

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之《地震》一文中，对这次地震有更详细的描述：

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，地大震。余适客稷下，方与表兄李笃之对烛饮。忽闻有声如雷，自东南来，向西北去。众骇异，不解其故。俄而几案摆簸，酒杯倾覆；屋梁椽柱，错折有声。相顾失色。久之，方知地震，各疾趋出。见楼阁房舍，仆而复起；墙倾屋塌之声，与儿啼女号，喧如鼎沸。人眩晕不能立，坐地上，随地转侧。河水倾泼丈余，鸡鸣犬吠满城中。逾一时许，始稍定。后闻某处井倾仄，不可汲；某家楼台南北易向；栖霞山裂；沂水陷穴，广数亩。此真非常之奇变也。

据专家考证，山东仅有、全国罕见的枣庄市山亭区北庄镇“熊耳山大裂谷”也同属“郟城大地震”遗迹。2007年4月，熊耳山大裂谷被中国地震局批准为“国家级典型地震遗址”。这与相去百余里的“寨山摩崖石刻”的记载，共同印证了那次特大地震的惨烈。

寨山摩崖石刻所刻录的“郟城大地震”文字，为研究《地震史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资料，在全国皆属罕见。

## 旧书摊

吕奎

一直以为，旧书摊曾是小城最美的一道风景。曾几何时，在路边几株高大茂盛的法桐树下，或街道的拐角处，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旁，铺满一地的各种旧书吸引着人们驻足流连。散落大街小巷的旧书摊，宛如开在小城里的一朵朵幽香的小花，让整个小城都氤氲着淡淡的书香，使小城也显得底蕴深厚，书韵悠长。

爱书的人总喜欢在旧书摊淘上几本，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在旧书摊买书的情形。初中的一个暑假，和几个同学去城里玩，在一个巷口偶遇到一个旧书摊，那时的我，正痴迷于课外书。绿树浓荫下，满地都是花花绿绿的旧书。我顿时兴奋起来，翻翻这本，看看那本，都爱不释手。一本厚厚的《杨家将》让

我眼前一亮。我以前看过几本《杨家将》的连环画，粗略且不完整，以至于我念念不忘。后来在镇上书店的柜台里见到了这本书，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。但那标注的不菲的价格让我只能望书兴叹。最后狠狠地剐了几眼，还是恋恋不舍地离开了。这次又邂逅真是意外之喜。但不知道得多少钱，心中又忐忑起来：“这本书多少钱？”我举起了书，怯怯地问。“两块。”卖书的老头利索地说。我心中一喜，没想到旧书摊的书这么便宜。我毫不犹豫地掏出了钱，买下了这本书。这本书伴我度过了很多个充实而甜蜜的夜晚，现在想起，心中都暖意融融。

整个学生时代，大部分书都是在旧书摊买的。在书店买一本书的钱能在旧书摊

买上一摞，这并不夸张。一个穷学生，这个账总是要算的。记得那时一本《读者》杂志五毛钱，买十本就央求那个慈眉善目的书摊老板再搭一本。杂志一般是一两年前的，但里面的文章和智慧一点也不晚，一样看得津津有味。我仅《读者》所做的摘抄就有几个笔记本，可以想象我在旧书摊买了多少本《读者》。每个笔记本的扉页上都有一句共同的话：不动笔墨不读书。现在偶尔翻翻笔记本，里面字字珠玑，哲思妙语仍感到受益匪浅。买完书一般也不走，蹲在那看那些没买的书，书摊老板就会递给我一个马扎，坐着安静地阅读。那种感觉，如家一般自由、舒服。

参加工作后，虽然常去书店，但对旧书摊仍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感情。我曾戏谑

地对妻子说：“上街遇到美女，我也就是多看两眼。如遇到旧书摊，那就不是多看两眼的事了，停下来，仔细地看，相中的，一定‘娶’回家。”回到家，洗净手，仍旧用橡皮把扉页和脏污的地方擦了又擦，干干净净地放在书架上。等待着一个安静的夜晚或下雨的假日再慢慢享用。后来，慢慢感觉旧书有着新书没有的温暖。发黄的封面，弥散着岁月的墨香，里面的文字也分外温润可人。

这两年，小城的街道越来越宽，越来越干净。道路两旁的楼房越长越高，也越气派。与空调开放、装修讲究的书店相比，旧书摊似乎跟不上时代了。再加上阅读方式的慢慢改变，旧书摊也越来越少了。但旧书摊留给我的记忆却依旧温馨而醇香。

## 老屋

张海梅

房前潺潺流水，  
如轻弹琵琶。  
鸡鸣鹅，  
散漫的三重唱。

喜鹊在屋檐下喳喳，  
吐露依稀的梦境。  
壁虎、蟑螂、蚂蚁，  
依旧和谐共处。  
小菜园恪守一方绿色，  
空气格外清新。  
一捆木柴，  
升起烟熏火燎的记忆……

